

北京大学宗教教学文库④

欧美 佛 教学学术史

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

李四龙 著

A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宗教教学文库④

欧美 佛 教学学术史

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

李四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佛教学术史: 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 / 李四龙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1

(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

ISBN 978-7-301-15809-8

I. 欧… II. 李… III. ①佛教—研究—欧洲②佛教—研究—美洲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7566号

书 名: 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

著作责任者: 李四龙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书 号: ISBN 978-7-301-15809-8/B·082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37.5印张 彩插2 616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编委会

主编 张志刚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锁劳 王宗昱 方 文 卢云峰 孙尚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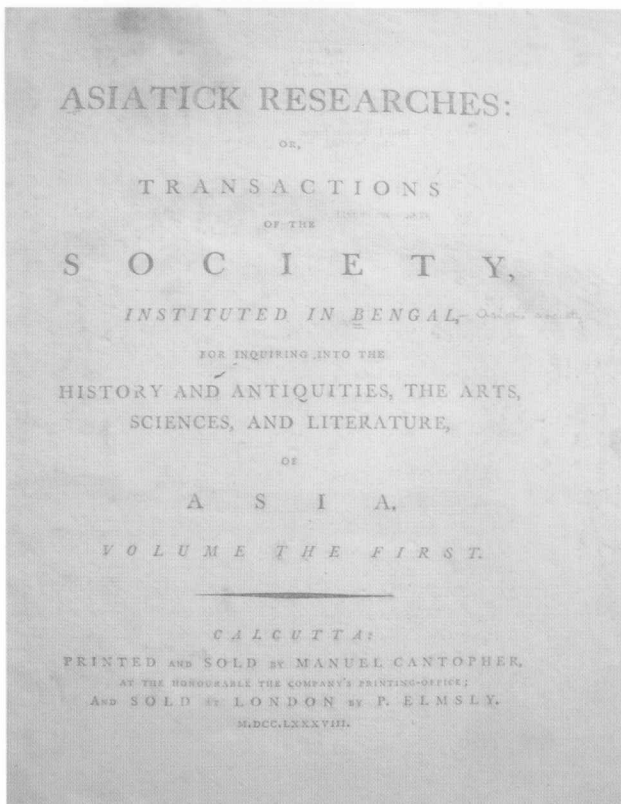
李四龙 朱孝远 刘继同 吴 飞 吴冰冰

谷 裕 陈贻驿 张志刚 金 勋 周学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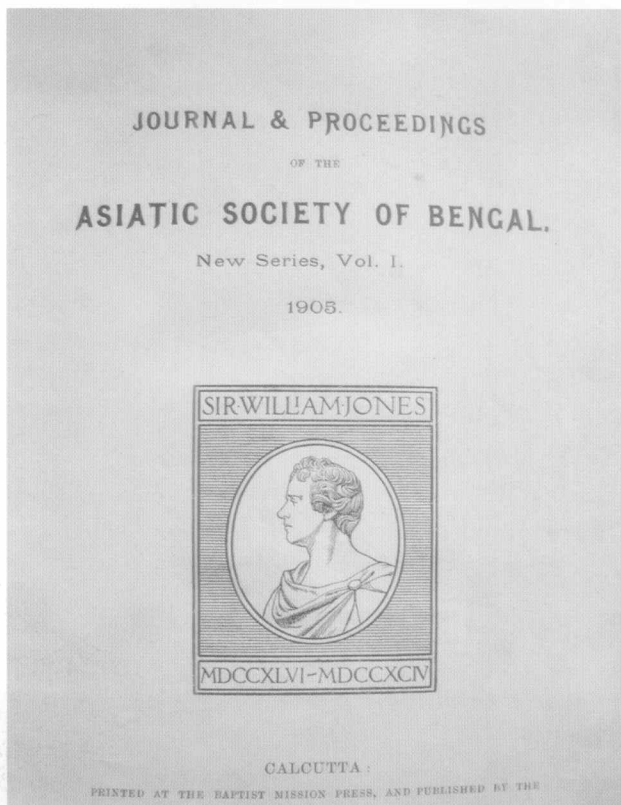
赵敦华 姚卫群 徐凤林 唐孟生 彭小瑜



布奴夫，1801—1852，法国学者，现代佛教学术之父。



1784年英国人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亚洲学会”。图为1788年学会主办的《亚洲研究》创刊号。



《孟加拉亚洲学会与通讯》1905年创刊号封面，最早的前身即是《亚洲研究》。封面人物是近代梵语研究先驱琼斯（1746—1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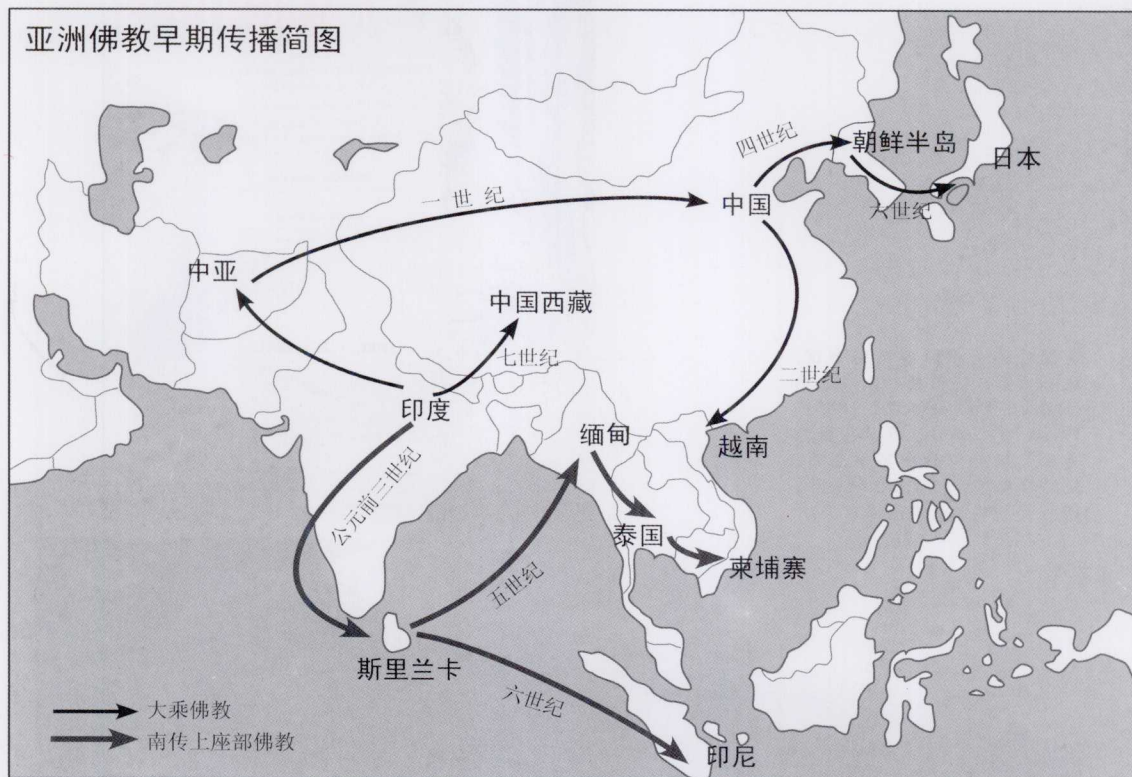
1890 年创刊的著名汉学刊物《通报》，荷兰出版。



美国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藏书丰富，使用便利。威德纳 (Harry Elkins Widener, 1885—1912) 嗜书如命，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不幸遇难。他的母亲为了纪念自己的爱子，1915 年捐建了这座图书馆。



亚洲佛教早期传播简图



亚洲佛教早期传播简图，据普莱比什、关大眠编《佛教导论》(Routledge, 2006) 插图改编。

序 一



欧美地区我们都能耳熟能详，但是对欧美的佛教，我们未必所知。佛教属于东方社会的传统民族宗教，已经在亚洲地区流传了 2000 余年。欧美是西方国家，那里流传的是传统的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但是如今这种格局已经改变，因为佛教传到了这一地区。

宗教是一种很特殊的信仰与文化体系，它既有牢固的民族性与地方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传播性。特别是传播性对宗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了宗教徒信仰的使命感与传教热情，才使世界各国的宗教发生了位移与变化。如今在世界上各种宗教相互并立在一个地区，大家共同发展的情形已经屡见不鲜，可以预测，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宗教文化交叉与融合的趋势必会进一步增强。

传播宗教的因素很多，一般说来，有藉靠武力而进行的，也有采用和平手段而进行的。但是在欧美地区传播佛教，就很特别，因为它既有东方国家移民将原住国的宗教带进去的事实，也与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宗教之后，其学术成果影响了世人的思想有关，这在佛教传入欧美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们研究宗教，不仅仅要研究它的历史与理论，对它的传播史也要下深入的功夫去考察和深索。宗教是一种信仰，既是信仰就要有人去信，传播宗教就是传播信仰，就是要让人起信。欧美地区一直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是基督教文明的发源地，整个社会与社区人们的生活始终与基督教文明有关，如何把佛教传入这一西方基督教文明根深蒂固的地区，这正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写出了诸多的文章，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特别是中国宗教里面最重要宗教之一的佛教是如何向外传播的，我们还没有写出全面深入的著作出来，虽然介绍性的文章不断有人写出，但是要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特别是从学理上去



介绍与研究,从历史与系统去全面的考察,这样的文章我们的确还没有多见,李四龙同志的著作恰恰就在这方面做了弥补,他对这方面的研究无疑为当前我国佛教研究增添了一个新鲜的元素。

据我所知,李四龙同志写这方面的文章下过很多功夫,他曾经多次到国外考察与收集资料,阅读了大量相关的原始资料,并且编辑了数十万字的书目。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资料的保障,才使他能够沉下心来,潜心撰写出这本洋洋巨著,如今这本著作马上就要出版了,我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这本《欧美佛教学术史》,学风严谨,用力良深,对很多问题的论述富有创造性与逻辑性。全书行文流畅,是一部费时多年写作的成熟著作。书中对当代欧美西方各国与佛教有关印度学传统、汉学传统,藏学传统、中亚学传统做了十分详细和系统的阐述与评论,使我们对东方佛学的传播历史和现象,特别是欧美佛教流传的重点、派别、方法论、信息渠道等都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中国学者可以从这本著作中获悉西方佛教的研究与发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大量信息,从而有助于推动我们佛教研究的深入。同时,这本书里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既对欧美研究佛教中的学术传统做了实事求是的描述,也对欧美佛教历史的分期与转向做了较好的总结与提炼。作者的比较和分析资料翔实,观点明确,新颖的研究观点与比较科学实证的方法,使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当前我国正处在强盛时期,泱泱大国的文明正在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佛教也要站在这个高度去重新看待世界佛教的格局。本书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视野,这也是这本著作的特殊之处。

是为序。

黄心川

2009年5月25日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序 二



人们常用“板凳一坐十年冷”、“十年寒窗苦”、“十年磨一剑”等来形容学术研究之艰辛和认真。现在，放在我案头的《欧美佛教学术史》书稿，就是四龙贤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辛勤耕耘而收获的一部分沉甸甸的学术著作。

我经常对学生们讲，做学术研究必须要掌握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一是掌握阅读该学科领域原典的能力，二是了解该学科领域的原始资料和以往研究的主要成果，三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四是了解该学科领域当前的研究状况。我以往在给研究生开的课程中，不管是中国哲学方向还是佛教方向，重点也都放在这四方面。如：“佛典选读”、“中国哲学原典选读”，“中国哲学名著概论”、“佛典概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佛教研究方法”等课程。至于“当前研究状况”这部分，我始终没有开过正式的课，只是在相关的地方会介绍一些国内或个别国外的研究成果。因为这方面涉及的面太广了，还要掌握有关的语言，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所以，我一直希望学生们能有人去做。现在，四龙贤契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这门课开出来了，专著也写出来了，让我感到无比地欢喜。

四龙贤契的这部《欧美佛教学术史》，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最全面系统地研究、介绍欧美地区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一部专著。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介绍欧美佛教学术研究的专著主要注意于“印度梵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方面，而本书则根据欧美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把欧美佛教研究归纳为五个学术传统，即：“印度学”、“巴利语”、“汉学”、“藏学”、“中亚西域”等，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一幅欧美佛教研究的全景式画面。学者们从中既可以了解到欧美学界佛教研究的历史、著作、学人，更能从研究成果中了解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这对推动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同时，本书也是第一部深入梳理佛教在欧美社会中的形象变化和信仰影响的专著。作者揭示出的佛教形象在欧美社会的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二战之后原



来那种只认为“印度佛教”、“巴利语佛教”是“纯粹佛教”，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是“堕落佛教”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而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有了积极的开展；再一个变化是佛教由“异教”变化为与基督宗教的“对话”者，乃至在一些人的眼中，佛教还有可能成为治疗西方现代社会危机的重要思想资源。这种对佛教认识和研究的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本书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楼宇烈

二〇〇九年七月大暑日

自序



说起“欧美佛教学术史”，大家自然就会想起狄雍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1〕}。该书最初是狄雍 1973 年 10—11 月在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时所作的系列讲演，第二年发表在日本的英文刊物《东方佛教徒》^{〔2〕}上。狄雍后来续写了两篇补叙，一直讲到 1990 年的西方佛教研究^{〔3〕}。1997 年东京出版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收录以上全部内容，是最完整的英文版本。我首先要感谢这位学术大师的开山之作，本书最基本的素材，最初来源于他的这部名著。

撰写本书的目的，起先纯粹是为了开课的需要，有感于自己上学时对欧美学者的佛教研究知之甚少。1999 年夏天，我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任教，就想开设这方面的课程。2000 年春季，我开了一门名为“佛教研究方法”的研究生课程，里面的部分内容是介绍欧美佛教研究的方法与成果。这是我平生所开的第一门课，后来又讲了多回，到现在，一晃就是十年。《欧美佛教学术史》的完稿，算是了却我十年的心愿。

狄雍的著作原先是演讲，内容上不够完整，重点是介绍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偏重于印度的佛教与文献研究，对相关的背景介绍得很少；时间上侧重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学术成果，未能反映最近 20 多年北美学界的发展。这对刚跨入这个学科的人来说，略显杂乱，缺乏系统性。所以，我的工作是想理出头绪，方便大家的使用与查找。这首先是要增加背景知识，佛教研究不能局限于文献学领域，对佛教史、佛教哲学等内容也要有所介绍，补充说明佛教文献的性质、来历或特点等，以便读者能获得较完整的佛教知识谱系；其次是要增加汉藏佛教的内容，

〔1〕 J. W.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kyo: Kōsei Publishing Co. 1997.

〔2〕 *Eastern Buddhist*, vol.8 no.1, 1974. 汉译本已由香港学者霍韬晦译出，收在台湾“世界佛学名著丛”第 71 册。

〔3〕 一篇是“欧美佛教研究近况（1973—1983）”（*Recent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973-1983]，原载于 *Eastern Buddhist*, Vol. XVII, 1[1984]）；第二篇补叙了从 1984 年到 1990 年的佛学研究（*Buddhist Studies* 1984-1990，原载于《中央学术研究所纪要》第 110 号）。这两篇补叙，已由郭忠生译出，发表在台湾《谛观》杂志。



狄雍是研究“印度佛教”的名家，他对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没有太多介绍，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几乎没有涉及。为此，本书在介绍欧美学者的佛教研究成果时，还想借此机会勾画 2500 多年来佛教传播的世界地图。

我写这部书，归纳了欧美佛教研究的五个学术传统，即：印度学、巴利语、汉学传统、藏学传统以及头绪繁多的中亚西域研究传统。这种归纳，几乎涵盖了佛教研究的所有领域。这样做的最初想法是，既能扼要介绍世界佛教的分布及学术研究的梗概，又能给国内的同仁提供资讯，使大家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大致了解西方已有的学术成果。短期出访的访问学者，初到国外的留学生，或许能借此书很容易找到相关的参考资料；国内的学者，从中亦可了解欧美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以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约三十年前，台湾学者蓝吉富在《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的“编者序”里感叹地说：

由于研究范围与视野的扩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现代佛教研究的方式与成果，大异从前。而从各国佛教大学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学在国际人文学术界所受的重视。然而，很可惜的是，学术界这种研究风气对我国并未能有若何影响。……视野狭窄与国际研究状况的不熟谙，是我国佛学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这段话似乎也说中了大陆目前的佛教研究与教育状况。其实，早在 1878 年，杨文会在英国结识南条文雄，对西方的佛学研究有所耳闻。南条文雄当时正在牛津大学留学，跟随缪勒学习梵文，他在以后近 20 年的交往中，屡向杨文会介绍西方人治佛学的方法与成果。陈寅恪先生 1925 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在清华大学国学学院最早讲授的课程里就包括“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1〕}，介绍了欧美学者的佛教研究。这位学术大师，1918 年到美国哈佛大学随从朗曼学习梵文与巴利语，1921 年游学至德国柏林大学，跟随吕德斯学习中亚古文字。这位受教于欧美印度学名家的大师，想在清华悉心介绍西方的佛学与东方学研究，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气与需求。欧阳渐在《今日之佛法研究》里说，当时要做的事情，一是整理旧存，二是发展新资。他说的“发展新资”，是指借助梵藏文、广采时贤论。欧美

〔1〕《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1 页。



佛教学者的最新研究，已在他的视野之中。1929年，太虚大师在《什么是佛学》的讲演里，就曾急切地要人了解“欧美新研究派”。

从太虚的呼吁到现在，80年过去了。中国学者虽在不同的佛学领域，已有不少的译介工作，但对西方佛教研究的系统介绍尚付阙如。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希望能有助于国内学者了解“欧美新研究派”。吸收西人的学术，开拓我们的新天地，这样的事业，在信息封闭的年代，确实不易做到；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了却太虚大师当年的心愿，应该是条件成熟了。我们今后的佛教研究，恐怕还应顾及西方学者的的工作，这样不仅能推动我们的学术工作，还能让我们更关心佛教的命运与前途。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渐渐注意到佛教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变化。本书的重点是讲欧美佛教研究的学术源流，但意外地发现，欧美学术界引导了佛教的形象变化。所以，全书的副题就成了“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在过去的200年里，东方佛教徒竟然从“异教徒”变成了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对话者”，佛教成了疗治西方现代社会危机的思想资源。19世纪末，西方学者把印度佛教与巴利佛教看成是“纯粹佛教”（true Buddhism），而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全都视为“堕落佛教”（corrupt Buddhism）。这种观念，直到“二战”以后，才稍稍得以改变。60年代以后，佛教在北美地区迅速传播，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不再是印度佛教的附庸，藏传佛教甚至还被有些西方学者奉为佛教发展的顶峰。本书希望能对这种形象的变化有所交代，讨论在这种变化背后，可能孕育着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新佛教”理念。

本书耗费了我近十年的精力，出版之际，我想有三点需作说明：

首先，本书虽然名为“欧美佛教学术史”，但在叙述时也会涉及日本学者的研究。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我们经常参考日本佛教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了行文的方便，本书的正文一般只介绍日本学者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论著，而与欧美学者的研究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的论著则被放在脚注里略加说明。为了方便读者，在论述相关领域时，我也尽可能介绍汉语世界的研究进展。

其次，本书是一部以资料为主的专著，仅直接涉及西文论著就逾2000部，有些也是仅凭二手资料获悉的。这是不可取的做法，但限于个人的精力与研究的条件，我也不得不为之。尤其是狄雍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林镇国的《空性与现代性》、山田龙城的《梵语佛典导论》、冯蒸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荣新江的《敦煌学十八讲》、张曼涛编的《现代世界的佛教学》等，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在引用的时候，尽量注明出处，以便读者核对原始信息。



再次，本书虽想尽量提供最多的学术信息，使之成为佛教学者案头常用的参考文献，但我知道，这样的工作，难免会有挂一漏万的现象，甚至还会失真或不准确。为此笔者祈请读者原谅，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我想在此感谢有关的单位与个人。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先生，哈佛燕京学社前社长杜维明先生，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黄心川先生、杨曾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先生，中央民族大学王尧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绛边嘉措先生，他们对我的研究计划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和支持；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姚卫群教授，东语系王邦维、段晴教授，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中文系刘东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钊教授，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四川大学哲学系陈兵教授，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诸位学界同仁，复旦大学刘宇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志强，北京大学金励、湛如、周学农、陈明、王颂、吴飞，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宣方等博士，以及我在哈佛大学的两位同学，Eyal 博士、Alan 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潘霖德（Linda Penkower）教授、日本立正佼成会的吉因（Gene Reeves）教授、日本武藏野女子大学邢东风教授，他们或审阅我的初稿，或提出修改意见、提供相关资料，使我受益匪浅。此外还有 2000 年最初听我上课的萨尔吉、满耕、常蕾、胡元玲、罗妍莉、郑国栋等同学，他们的到来使得初上讲坛的我有了一种讲下去、写出来的自信。在出版以前，已经成为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师的萨尔吉博士，以及当时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叶少勇同学，认真阅读此书的初稿，指出原稿里的多处谬误，并提供一批学术资料，在此予以特别的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田炜、王立刚对本书的出版，付出很多的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哈佛大学威德纳（Widener）图书馆。2001—2002 年，我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哈佛大学访学，使我有机会收集到欧美学者从事佛教研究的大量历史资料，以及一批代表西方最新学术成果的佛教论著。2006—2007 年，内子刘宁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去哈佛大学访学，2007 年夏天我得以再次前往哈佛大学，重新徜徉于哈佛的图书馆，继续搜集、核对资料。若没有这两次的访学，本书的完成将是难以想象的。

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许多。但愿此书，能让读者开卷有益。

李四龙

2009 年 3 月

缩略语



AM=Asia Major 《大亚洲》

APAW=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文丛》(哲学历史系列)

BCS=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佛教—基督教研究》

BEFEO=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

BHS=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佛教混合梵语

BJT=Buddha Jayanti Tipitaka Series 锡兰版南传大藏经

BPS=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佛教出版社(斯里兰卡)

BSOA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伦敦亚非学院学报》

CAJ=Central Asiatic Journal 《中亚学报》

DIBO=Digital International Buddhism Organization 国际数字佛教组织

HJA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IATS=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国际藏学会

IHQ=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Calcutta 《印度史季刊》

IJJ=Indo-Iranian Journal 《印度—伊朗学报》

IsMEO=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意大利中东与远东研究所

IRIAB=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

JA=Journal Asiatique 《亚洲学报》

JAAR=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s 《美国宗教学会学报》

JAO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国东方学会学报》

JA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学报》

JASB=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

JBORS=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比哈尔与奥里萨研究会学报》